

玉苍山南

苏沧桑文/图

于是，千千万万摆碗盘乘上了竹排，顺着溪流，去了碗窑人都不曾去过的远方，甚至漂洋过海去了台湾和东南亚。最接地气的碗盘，终身携带着土气、水气、火气、豪气的基因，深藏着苍南人的智慧、敢闯天下的气魄，在远方踏出了咚咚咚的响亮脚步声。

“70后”碗窑人阿泽端上一碗撒了虾皮紫菜榨菜的秉记豆腐脑，对我说，古龙窑烧起来特别壮观，二十几个窑口同时出火，好看极了。小时候一到冬天，就盼着有烧窑，开窑后里面还热热的，大人小孩拿着水桶到里面洗澡，一点儿都不冷。

阿泽又说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生之年能再次看到古龙窑点火。

二

从阿泽的秉记豆腐坊木窗向外望，古戏台和三官庙默默相对。戏台下的竹椅上，坐满了摇着蒲扇凝神看布袋戏的游人。

碗窑手工出品慢，商人们为了囤足货，常常一住半年。于是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小村落一度客商云集、客栈林立，古戏台上夜夜好戏，名动江南。阿泽祖父是碗窑最大的东家，负责18条龙窑一半的销售量。

古戏台的飞檐上，泥塑的上古神兽们日夜聆听着台上的布袋戏、渔鼓、提线木偶剧、越剧、昆曲，鼓乐之音在巧夺天工的藻井间回旋，也见证了碗窑最后一次熄火。

每天清晨，回乡继承父业五年的阿泽都会离开城里的家，沿着石头路上来，将秉记豆腐坊的门板一

并卸下来，然后去“巡山”——



他的碗窑博物馆、艺术馆和手工作坊，把碗窑的前世今生讲给纷至沓来的游人们听，把父亲捐的一只只碗盘引给游人们看。黄昏时分，阿泽将门板一并装回去，关门，下山。周末，女儿会缠着他上山学做碗，她喜欢和泥土混在一起。

碗窑村每户人家都会在自己的物品上用红墨水写上记号。“秉”字，是阿泽祖上的一个记号，比世代转动着的水碓还要古老，水碓吱吱呀呀地说，阿泽，“秉”的意思，就是你要拿着，不要放下啊。

碗窑村的阿泽们于是不放下。下山时，阿泽常心疼自己夕阳里瘦瘦长长的影子，看上去有点累，像多年前和小伙伴打完雪仗后那么累，但又那么快乐，钻进窑膛取暖，听老人讲鬼怪故事，爬上碗窑的穹隆顶棚，对着群山大喊大叫。生命里的上山和下山，都是一场修行，阿泽们走过的每个脚印，都在向碗窑承诺着：不离不弃。

三

黄昏时分，我与碗窑的一个个“独门暗器”相遇。

那双被泥浆包裹着的手，灵动而有力，与碗坯浑然一体，“手随泥走，泥随手变”，像不断变幻着形态、兼具柔美与刚毅的雕塑，散发着最原始的魅力。然后，它捻起一枚柔细的水草，双手拇指与食指合拢，四个指尖轻轻捏着水草两端，将水草轻轻贴向碗坯口。柔细的叶子与湿泥最轻柔的摩擦，在碗

活量大小了。

水滴欢乐屋、趣味倒水桶、漫水秋千……一系列与水有关的游乐设施出现在“水舞山洞”。小朋友一旦进去，大半天都不会离开。家长不必担心，只管放任他们，那可是真正的水上乐园啊。

来到“戏水战场”，大人们也彻底放开了手脚，拿起水枪在划定的区域跃跃欲试，水战一触即发。一对一、二对一……刚刚还是战友，瞬间就成为对手。不是仇恨，是友好。没有暴力，只有欢乐。“战场”的唯一硕果是久违的童趣，当然，还有透彻全身的清凉。

自在玩乐最是消耗。但无须担心，在“幽谷食坊”，当地村民奉上地道小吃为你补充能量。幽静的山间，淳朴的民风，美味与美景的融合，才算得上一次完美的行走。

若你感到疲惫，就到“枕水山居”去住一晚。择一间木屋而居，端坐在岸边，听清凉石板河一层又一层浪花唱起歌谣，看它们欢快奔向远方。夜色中，山谷用它的静谧、空灵，给你带去舒心、凉爽。真是安逸的好日子。

下图：游客在石板河游玩



碗窑人记忆里最美好的画面。此刻，轮到他们自己，阿泽阿旺阿到阿堡阿德……传承并超越，把更美好的画面带给更多远方的客人。

霞光的夕阳下，我咬开一只刚出炉的戚继光饼，听到了早已远去的金戈铁马之声。一柄夹缬创意团扇，轻轻摇动着，驱散了盛夏的暑热，蓝底白花间两只对称的小鹿，美好如初见的苍南。

和我的家乡玉环岛一样，苍南自然条件并非得天独厚，但兼具江南灵气与东海豪气的苍南人总是别出心裁，一只碗、一块布、一座矿、一方印章、一枚校徽、一月书店、一碗肉燕馄饨和鱼丸里，都自有大乾坤。想起阿泽说，古龙窑不可能点火了，我在与多方对接，想办法再造一条龙窑，让当年烧窑的壮丽景象得以重现。

我端起酒碗，敬浙江最南端升起的初月。月光落入粗瓷碗，听见东海的涛声在碗底轰鸣。

（苏沧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等奖项。）

上图：苍南风光

左图：碗窑村古街



行天下

湖水浩瀚，群山苍莽。位于大别山南麓安徽省太湖县境内的花亭湖，是水世界，是山世界，是绿意充盈生机盎然的山水画卷。当年，赵朴初回到故乡游湖后，也不禁挥毫歌咏：“千重山色，万顷波光。”

花亭湖的水，千姿百态。站在旅游码头莲花台，凭栏远眺，水波粼粼，扑面而来。乘船从码头出发，不久便到了花亭湖最宽阔的湖面，这里烟波浩渺，气势恢宏，有如大海般深沉而雄浑。往上，水道如同树干上生出大小枝丫，旁逸斜出，或宽或窄，或清浅或幽深，在群山中迤逦穿行。行至每一湖汉尽头，则又是河流模样，它们大体相似，又富于变化，仿佛《诗经》里的重章叠唱。

湖水滥觞于四面八方的山林。不舍昼夜的源头活水，是花亭湖水品质的保证。湖边浅水，清冷鲜亮，“游鱼细石，直视无碍”。深不见底的湖水，如同蓝色的玛瑙，不掺一丝杂质；又如绿色的琼浆，纯净得让人惊叹。微风拂来，阵阵涟漪，如锦似缎，直让人心旌摇曳。

醉倒花亭湖

查显者

由于水质极好，这里成为淡水鱼生长的乐园。满湖的鱼，大大小小，种类繁多。一条170斤重的大青鱼的标本珍藏于太湖县博物馆。在当地被叫做“胖头鱼”的鲢鳙，是安徽省名牌农产品，鲜鱼产量每月达几十万斤，远销周边多个省市。出鱼的季节，花亭湖还吸引着各方钓客。

花亭湖的山，因抬升的湖面而拉低了高度，且长年受水的滋养，显得格外清秀。万峰连绵，宛如游龙，“草木蒙笼其上，若云兴霞蔚”。景区陆地的森林覆盖率达90%以上，动植物种类十分丰富。

单是碧蓝的湖水或四面的青山，就会让你忘情，让你心地澄澈。而湖在山中，山在水中，湖光山色，互为映照，更加妙趣无穷。

若登山观湖，居高临下，湖山壮景，美不胜收。湖中岛屿星罗棋布，珍珠般将花亭湖点缀得分外妖娆。两条通往环湖乡镇的公路，在高山中穿行，不经意间又会与湖水惊喜相遇。从湖心望向四周的山峦，重重叠叠，高高低低，远远近近，似铺天帐幔，如长扇屏，环湖拱卫；近处山岚滴翠，远处水墨写意，再远处淡如烟霞，直与天接。雾是乔装的水。花亭湖常年多雾，时见云水雾山奇观，如梦似幻，胜过仙境……

花亭湖不仅是旅行者的天堂，24亿立方米的库容，还长期灌溉着下游数县境内万顷良田，余水经皖河汇入滚滚长江。

“山水相恋山抱湖，湖绕青山梦相依。”一曲《美美花亭湖》，在深情召唤：“来吧朋友来吧朋友，给心灵放个假，醉倒在湖光中，醉倒在山色里。”

石板河里觅清凉

曹永胜文/图

在四川省威远县连界镇，苍翠幽静的山谷里藏着一条别致的河。平日里，它是安静的，一到夏天，这条石板河就欢腾起来。

河一石成底，整块、平缓的石板构成一种“U型”的天然河床。清澈的河水顺流而下，均宽约六米，在绿林中蜿蜒，足足有七公里之长。

炎炎夏日，人们呼朋唤友、携子带女，开着车直奔石板河而去。

河水不深，有的地方刚淹过脚踝，有的地方能漫到小腿。卷起裤管，赤脚走入河中，阵阵清凉随即从脚底蔓延到全身，好不惬意。脚底与石板的亲密接触，更是对足底的天然按摩，让你找到另一份原始的童真。河里还分布着一些“壶穴”，如原生态浴盆，或坐或躺，浸浴其中，大自然的馈赠令人欢心。

走在同一条河，周围都是欢笑的人群，没有了防备，大家敞开心扉，忘记高温，丢掉烦愁，任凭凉爽的河水从脚上流过。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，河水透凉地浸润双脚，温柔地冲刷脚丫。你踩着水享受快乐，水也因为你变得雀跃。

一边踩水，一边把沿途的翠绿收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寻美李子塘

周伟



文化大舞台。在这里，经常会有演出，欢歌乐舞飞扬，欢声笑语不断。家门口的舞台，让老百姓乐开怀。我们到的当天，邵阳市文联带来了一台演出，大家和村民一起观看演出，品尝村里的特产。邵阳市舞蹈家协会优美的舞蹈演出大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。对于美，大家的心是相通的。

现场书画创作和演出结束后，我们又到农家乐美美地吃了一餐。最后，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李子塘村。

我想，美是创造出来的。新时代乡村的美，美在晨曦，美在露水，美在阳光，美在空气，美在枝头，美在田野，美在我们身边的生活中，美在我们的舌尖上，美在我们一个个勤劳踏实的

刘小康摄